

陳蔡阿說

蔡阿說出身平凡，是隨處可見的農家女，長相、家世都很一般，沒有特別出色，卻也不低微。她生於民國三十三年，本名應該是蔡阿雪，但登記戶口的人員分不出說和雪的閩南語發音，烏龍一出，蔡阿雪成了蔡阿說。父母將錯就錯，從此阿說阿說得叫，旁人問起，也只笑語帶過：「阿說比岡市聽起來更有特色。」

阿說懂事時臺灣已經脫離日本統治，所以一直到年老，她也只會幾句發音並不完全正確的日語。但哪怕臺灣之後推廣國語，已經錯過學習語言黃金期的阿說也說得不好，直到兒孫滿堂的老年，她仍然只會混雜海口、南部腔的閩南語和不甚流利的臺灣國語。

阿說的少女時期，沒有現在少年人的情竇初開，也沒有什麼粉紅色的情懷，只有想著如何分擔家計的困擾。當年所居之處要建造一座橋，規模有多大已記不清，只知道女人家要準備工人的伙食，而這些人中，也包含阿說。

造橋工人裡有個瘦瘦高高的男子，在一群壯碩的工人中尤為顯眼，引起了阿說的注意。那個人叫陳阿吉，略識字，也能寫一手漂亮的硬筆字。「吉」的筆劃簡單，但他寫起來適勁有力，似乎就算是「一」也會用最虔誠的心寫下。阿說不懂什麼樣的字是美的，但她彷彿在那個「吉」中看到了這個人的好。可是哪怕字跡好看，其實也是靠著臨摹別人的字帖才學會的，實際上阿吉不曾受過多少教育。

面對大自己五歲的阿吉，阿說有些無措。他長得端正，在一群糙漢中顯得特別斯文俊秀，屬於吸引異性目光的類型。那時候的阿說總算有了少女的多愁，她知道自己不算漂亮，和其他活潑迷人的女孩相比，頂多是普通的標準，而且為了分擔家計，她下田的粗活也做，手粗繭厚的，實在沒有讓人心動的地方。

可是阿吉總愛找阿說攀談，哪怕只是簡單的幾句問候，也足夠阿說帶著微笑入夢，並在隔天偷偷地多盛一點飯在阿吉的碗裡。

欲說還休，欲說還休，卻道天涼好個秋。阿說不懂那些悲秋傷秋，亦不知文人吟詩作對、寫詞作賦的高雅，她只知道那苦澀中帶有甜蜜的心情，是她所經歷過最難忘的秋天。然而工程進度再遲緩，終有完工的時候。阿說迎來了與阿吉道別的日子。

「妳很漂亮。」在準備返回臺中的前一天，阿吉把阿說約了出來，他原先想牽她的手，最後僅是摸摸她因為羞赧而紅潤的臉頰。「妳笑起來很好看，而且工作很勤快。」見阿說低著頭遲遲不說話，阿吉尷尬地撓著頭。「這段日子多謝了。」多盛的飯就像是主動呈上的心，阿吉銘記著。

阿說攪弄著手指，她以為自己快要吐出心臟。心中分明是高興的，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反應，因此阿說怎麼也不願抬頭對上阿吉熾熱的視線，只是一味地瞪著自己的腳尖。

她沒有白皙的皮膚，也沒有好看的容貌，她很普通，就像這雙腳，土裡土氣的，和那些穿著跟鞋的大小姐有很大的落差。

那樣好的阿吉，為什麼會喜歡她？

千頭萬緒，阿說卻沒想起來，阿吉和她理應對等，他們都處在社會中下階層，怎麼會有誰配不配得上誰的說法？可是在愛情中，似乎卑微點都不足為奇。

陳蔡阿說

在阿吉的凝視中，阿說一口大氣都不敢喘，她侷促緊張，腦子從千頭萬緒變成一片空白。情竇初開，或許就是這樣相對無言，不是無話可說，而是在心中埋藏不安，深怕稍有不慎，就會讓事情亂了套。

最後阿吉走了，留下一句再見。那天的夕陽美得嚇人，阿說卻第一次產生了寂寞的情緒。

*

再次見到阿吉，距離分離只有一個月的時間。他這次前來，竟連聘禮也準備好了。阿說又驚又恐，對於整件事的發展感到訝異。

阿說的父母早些年住在臺北，生下阿說後舉家搬到雲林，在那裡又陸續生了幾個孩子，最後家中一共八個小孩，只有一個是男的。對此阿說的母親老是說：「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，妳們最好趕緊嫁出去，好多省一副碗筷。」母親的勢利眼讓阿說心寒，但同時也因為母親的觀念，父親才同意讓她嫁給什麼都沒有的阿吉。

婚禮辦得簡略草率，但阿說不在意。和阿吉回到臺中後，才知道他為了結婚，賣了幾頭牛，並且把田地頂讓給親哥哥，這些都是為了籌錢準備聘禮。

原先是接近一貧如洗，現在是真的家徒四壁了。

「拍謝……我什麼都沒有。」握住阿說的手，阿吉看向前方，他知道他對她有責任。「妳值得更好的人家，但……但我真的……想要跟妳一世人。」阿吉不是輕易把愛說出口的人，但阿說能感覺出他牽著自己時的堅定。

夫妻同心，又有何懼？他會疼她，這就夠了。

「沒事，我們一起打拼。」阿說依偎在阿吉身旁，笑得恬淡。

夫妻倆過著阮囊羞澀的艱苦日子，生活有一餐沒一餐，但兩人始終甘之如飴。

事後有人問阿說為什麼願意嫁給一個貧困的男人，她笑答道：「因為我合意伊。」她一直都是這樣告訴自己：最起碼，這個男人是自己選擇的。

不管結果如何，都絕對不會後悔。然而只要是人，哪能有沒受過委屈的？

這一生最讓阿說印象深刻的，是婚後三日，女方歸寧的日子。阿說催促著阿吉陪她回一趟娘家，但是阿吉說什麼也不肯，無奈之下，只能獨自一人坐著火車南下。

那天在火車上掉了多少不解的眼淚，已經數不清了。

這個男人是不是沒肩膀？想起他瘦長的身軀，阿說心中有後悔的種子被埋下。跟隨心動而選擇的人，真的是良人嗎？

不過阿吉不陪著回去顯然是對的選擇，因為當阿說踏進娘家，一些連稱呼都忘了的親戚馬上就笑她傻，笑說不攀一個阿舍，怎麼反倒嫁了個二愣子。

阿說蹙起眉來，非常不滿。「伊毋是。」他腳踏實地、憨厚老實，是一個好人，也是……好尪。

「就算不是，那也是個鱉三。」幾個仗著輩份大的三姑六婆又開始批評阿吉。「連家後歸寧都不陪，有什麼出息？」

陳蔡阿說

「伊、伊無閒。」阿說連忙為阿吉找一個沒有出現的理由。她突然想起昨日阿吉獨自抽菸的背影。

「再忙也該陪妳回來。」

聽那些長輩你一言我一語地指責著阿吉的不是，阿說咬了咬下唇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失禮，於是輕輕道了句失陪後，就匆忙跑到出嫁前，總是和手足一起擠著睡覺的大通鋪裡嚎啕大哭。

驚天動地，像個不怕丟臉的瘋婆娘。

她那些兄弟姊妹，有的要好有的疏遠，就連父母肯定都聽到她的哭聲了，可是誰都沒有過來安慰。

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。

阿說記得母親的叨念，可她有時候真想戳戳母親的胸口，問問她，懷胎十月生下的女兒受了委屈，當真能視若無睹？

能啊，怎麼不能？

一直到阿說臨時決定當天就回臺中時，母親都沒有過問她稍早前的哭泣是為了什麼。

也許母親也是這樣走來的。阿說快步走向火車站，她這麼為母親找藉口。可是揮手道別時，母親那眼底的冷漠，以及見不著女婿，被鄰居親戚笑話的不悅，她都確實感受到了。

我是妳懷胎十月生下，含辛茹苦養大的女兒！阿說坐在火車上，火車緩緩前行，將自己帶離雲林。她多想問問母親，自己這女兒的份量到底佔了她一生多少。

重要的嗎？會擔心的嗎？

阿說不知道答案，她只要一猜想答案就心口疼……沒事的，沒事的。她只這麼安慰自己，卻沒發現回程路上早已淚滿衣襟。

傍晚回臺中，阿吉有些訝異阿說沒有過夜再回來，卻只是欲言又止。阿說以為阿吉就是這樣沉默又遲鈍的人，也就帶著哭腫的雙眼繼續做家務，以為他根本不會發現自己內心的難受。誰知道夜半時分，她下床要去廁所方便，發現枕邊沒人，便尋去客廳，發現阿吉背對著自己在抽菸，但菸霧繚繞中，她還聽到了細小的啜泣聲。

仔細觀察才明白，阿吉這是在哭。

他是在為自己的無力而哭嗎？阿說猜想著，然後她想起了昨天阿吉也是這樣背對著自己抽菸。

如果那時的他是在無聲流淚……阿說突然想用力擁抱阿吉，她想抱住他，像母親哄雉兒那樣對他，兩人耳鬢廝磨，對他說不要哭，天大地大，總有心安處。

誰都有委屈的時刻，而恰好這兩個不願傾訴委屈的人走到了一起。

阿說躺回床上，她不想讓阿吉知道自己看到了他脆弱的一面。

我一定要當一個好牽手。阿說這麼想著。一夜無夢，不見淚痕濕。

十年內阿說為阿吉生了三個孩子，一女二男，長女玉鶻，長子錦元，么兒朝明，每個名字都是有意義、朝氣的。

這些年的辛勤工作，讓家裡狀況提升了很多，加上體貼的丈夫及乖巧的孩子，阿說一度自詡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但孩子大了之後，所謂的幸福，似乎開始變調了……長子和女兒仍是乖

陳蔡阿說

巧如初，就是朝明不怎麼聽話，常仗著自己最受父母疼愛而胡作非為，中輟、喝酒、抽菸、打架……凡是能夠想到的叛逆事，他幾乎都嘗試了一遍。

「那孩子真是不受教，阿說可苦了。」

在菜市場買菜時，別人的閒話讓阿說難受，可面對這些言論，她卻又無力反駁，因為自己也很明白，那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。

所幸朝明最後找到了自己的興趣，他在料理的過程中找到了夢想。成年後的他前往南部一家日式料理店就職，聽說幹得不錯，老闆還考慮開分店給他當店長。

「我就說他是個將才！」

鄰居開始誇獎朝明，阿說笑不攏嘴，覺得先前的屈辱都不算什麼。

只是畢竟是自己疼入心坎的骨肉，他一住外地，阿說朝也思暮也想，終於在電話裡哭著說想他，問他能不能回來看看。

至少這個么子是沒有白疼的，朝明馬上辭了工作回來同住，並自己賣起鹹酥雞來，附近的人都對他的手藝讚不絕口。只是好景不常，朝明被住在隔壁且整天遊手好閒的棋仔給帶壞（阿說一直堅持是帶壞），最後還因為吸食毒品而入獄。入獄時朝明已經娶妻生子，他的太太李翠怨對阿說和阿吉不曾在她嫁入陳家之前，對她坦白朝明的前科。

「妳娘家那兒也沒來探門風……」曾經，阿說忍不住這樣反駁。

左右鄰居各個愛嚼舌根，她娘家的人隨便探個消息，都能知道朝明有什麼樣的過去。

可是李翠娘家沒有。

彷彿這是內心深處不可碰觸的傷疤，李翠的表情很難看，她嘴角抽蓄著，似乎強忍著想哭的情緒，最後才悶聲道：「我阿母就是那樣子。」

李翠家裡五個孩子，她排行老三，是很尷尬的位置。老大受重視、老么得人疼，那中間的呢？中間的孩子要如何自處？

自認是孝順乖巧的孩子，卻因為太不讓人擔心，反而備受忽視。「我跟阿母吵過這事。」李翠性子耿直，她承認自己後悔過這婚姻。「可是阿母只說她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她怎麼會不知道？大姐、小妹出嫁時，分明都是探過門風的，怎麼到她這來，就都不知道了呢？

阿說在李翠眼中看到了委屈和隱忍，她好像看見了當年在火車上流淚的自己，她知道是自己兒子虧待了這個不容易的女人，可是，她也不願意看到兩人離婚，只能不斷在他們之間周旋。

對此，阿說只有一句抱歉，還有從此對李翠的寬容。

出獄後的朝明當起了家裡蹲，他不肯工作，整天酗酒抽菸，阿吉對兒子的不成材感到惱火，阿說夾在中間覺得左右為難。朝明的行為越來越荒誕，甚至在兩老上臺北找長子遊玩時，因為對李翠言語恐嚇，加之有縱火同歸於盡的念頭，而讓李翠帶著兩個女兒連夜逃回娘家。

「媽，他想放火燒死我們！」李翠在電話中哭喊著。「我一個女人，要阻止他燒房，又怕小孩被他嚇到……媽，我累了。」

聽著李翠疲憊的聲音，阿說知道是自己教子無方，讓媳婦受了委屈，她哭著跟李翠道歉，希望她回心轉意，然後帶孩子回家。

陳蔡阿說

電話被掛斷了。

誰都是自私的吧。當夜從臺北趕回臺中，看著家裡凌亂的樣子，以及不斷打著李翠電話，嚷著「妳真的要走嗎」，看起來可憐兮兮又令人害怕的小兒子，阿說倍感無力。

李翠走了後，朝明越發變本加厲，拿不到酒錢便怒摔家具，有時候還會帶著菜刀出門，彷彿要幹什麼大事似的。阿吉恨不得打死這個孽子，好幾次衝上前作勢要揍，阿說總是流著淚拉住他。「伊是你後生！」一次次，一聲聲，她都是這麼勸著。卻再也想不出，還有什麼理由，可以阻止父子倆反目成仇。

家醜躲不過外揚，媳婦帶著孩子走了，總有人會知道。「這個不孝子，生來討債的。」鄰居這樣說朝明。阿說聽了只是撇撇嘴，苦笑道：「至少伊無真正動手。」在阿說的心中，只要朝明不打自家人，就都還是她兒子。

李翠離開後的第二年，朝明因為肝病而臥病在床，肚子脹得像個孕婦，說是裡面積滿了腹水。他面目蠟黃，神情憔悴，酒癮上來就哭鬧著要喝幾口。如果說沒錢，買不起酒，就會改口大喊米酒也行……他哭得像孩子，無理取鬧，好像不懂反省怎麼寫，也不知道不成人樣就是自己此刻的模樣。

「畜牲！」阿吉怎麼能容許自己的兒子這般沒出息？他盛怒之下踢過朝明，也打過他巴掌，有時候氣頭上，還是自己先氣到血壓飆高，差點昏了過去。

阿說扶著阿吉，要他別氣，然後耐心勸著朝明：「你賣按呢，氣死你老爸你才甘願？」

朝明握著拳頭，青筋都爆了出來，但他不打家人，這是他的堅持。「我艱苦……歸身軀攏疼。」藉酒澆愁，誰不愛這樣？

可是愁更愁，卻又另當別論了。

在淚水中過日子，也好過在驚慌害怕中度日。身子越來越糟的朝明只能在床上待著。不用擔心他去外面和誰來往，會不會又沾上毒品……後來的朝明連大小便都難自理，第一次穿上成人紙尿褲時，他是一邊哭一邊埋怨的，嘴裡還唸著：「等我好了，老母，我會重新站起，等我……」

要改過自新了嗎？要東山再起了嗎？

但到了後來，朝明只是繼續耽溺頹廢。失禁了就大喊老母，讓阿說替自己擦屁股也不會臉紅了。有天他嚷著想喝優酪乳，阿說看他氣色還行，便到樓下冰箱拿了一罐後上樓，卻發現朝明因為摔倒在地而陷入了昏迷，到院後不到一小時就沒氣了。醫師宣布死亡時間跟死因，阿說跌坐在地，要哭不哭，看起來一口氣沒喘上來。阿吉癱在座位上，顯然沒想過父子之間的不愉快會這麼倉促收尾。

李翠和孫女趕了過來，母女三人靜靜地看著朝明的遺體，似乎不敢相信這個人已經離世的事實，孫女兩人怯怯地叫了幾聲爸爸後，阿說看到朝明流鼻血了。

那麼鮮紅，彷彿血液還在這人體內流動。「伊毋甘恁啦！」阿說在昏倒前，只這麼大喊著。

喪禮很簡單，遺體火化的時候也只有一些較親密的親屬到場。看著那些面孔，阿說突然厭惡自己，她必須對朝明的死負一半的責任。「假使我當初時毋愛伊轉來，伊就袂按呢……」阿說的心是痛的，這兒子她是真正疼入心坎，怎麼就沒了……怎麼就這樣白髮送黑髮了？

陳蔡阿說

阿吉聽見阿說的話語，他本來就不擅言詞，只能默默握住她的手，希望她可以振作，但眼中的淚水還是出賣了他的情緒。

那是他的么兒……是他曾經的驕傲。

本以為事情都過去了，誰知道三年後夫妻倆接獲長子錦元病重的消息。

「是胰臟癌。」孫子在電話中這樣說，情況很不樂觀，已經到了第四期。阿說聽了趕緊收拾行李，和阿吉一同北上探望，抵達醫院的第五天，醫生說了要有心理準備，並交給家屬一張放棄急救同意書。第七天，玉鶻帶著朝明的兩個女兒也來到了醫院。

當天中午錦元就走了，下午的行程改成前往殯儀館處理後事。

「三個孩子走了兩個，我歹命。」站在一旁看子女輩捻香聽師姐誦經，阿說的淚水止不住，悲傷將她淹沒。

何等淒涼、何等悲慟。

阿吉靠在阿說身邊，沉默不語。他一直以錦元為榮，也慶幸還有這樣一個懂事的兒子，結果兩個男丁都沒了，他也和阿說一樣憔悴不堪。玉鶻站在兩老身後，眼眶泛淚。去年她才剛過五十歲生日，沒想到兩個弟弟都沒有福份過五十歲，玉鶻想了想，不禁悲從中來。

難過的事情接踵而來，那麼，幸福會緊接在後嗎？

那之後的阿說變得更敏感更悲觀，偌大的家只剩下她跟阿吉兩人居住，每每夜深人靜，她都習慣性地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緒裡，無法自拔。

朝明的兩個女兒偶爾會回來看看，並且住上幾天，算是代朝明盡孝。

「能不能跟媽媽說，帶恁回來住？」阿說知道她們不愛聽，也明白她們不可能再遷回來住，可是她並不想放棄。

陳蔡阿說其實一直都是個固執的女人。

她的脾氣是溫和的，可是一遇到自己不肯讓步妥協的事情，就絕對會化成別人口中的老頑固。

*

「檢查報告出來了，是肺癌。」

玉鶻手裡拿著報告書，臉色蒼白。

阿說睜大雙眼呆站在病床旁，阿吉正熟睡著。「不是說天公疼憨人嗎？是按怎……」淚水潰堤，這打擊遠遠重於失去兩個兒子的痛。

「醫生說——」玉鶻接下來說什麼阿說都沒有聽見，她只是慌張阿吉的病情。

癌……那是會死人的病……錦元也是癌症走的，那時候從發現到離開都不到半年……那，那阿吉還能活多久……？

當晚阿說哭著到處打電話，孫子女們在電話另一頭安慰。隔天幾乎全員來醫院探望，阿吉開心死了，他像個孩子跟自己的後輩撒嬌，耍起脾氣來還有點可愛，大家團聚在一起，氣氛融洽和樂。

陳蔡阿說

夜晚到來，又恢復自己與阿吉相伴的時刻，阿吉吃過藥後就睡了，阿說輕摸他微微發燙的額頭，就像他當初輕碰自己的臉頰，可惜心中已無羞澀的忐忑，只埋怨老天對自己的不公平。好比說她有個冷漠的母親，兩個兒子都比自己短命……但到最後什麼想法也沒有，感覺內心已經被掏空了一樣。

阿吉住院後，孫子女們天天來醫院作伴，阿說和阿吉看著開心，隔壁病床的也羨慕這兒孫滿堂的感覺。

「妳孫攏這大漢喔？妳要好命囉！」

護士小姐有次對阿說這麼說，她的眼底卻蒙上一層陰影。「歹命才對……哪有好命……」

半年後，阿吉在化療前出現了呼吸不過來的症狀，從那之後開始頻繁出現窒息的幻覺，不時刻戴氧氣罩就以為會沒命。面對阿吉病情的惡化，阿說的情緒反而從最初的崩潰轉變成平靜。

阿吉很痛苦吧？可是……再撐一會吧。

看著阿吉消瘦的臉，知道他出現窒息的幻覺，是因為過度害怕死亡所致。阿說無法體驗死亡將臨的恐懼，可她希望阿吉可以再多陪她幾天。

人都是自私的吧，明明他這麼痛苦，卻一直在他耳邊說著不要放棄，可明明解脫才更輕鬆……那天夜晚，替阿吉蓋好棉被後，阿說躺在旁邊的小床，看著白白的天花板，彷彿能看清楚其中的歲月泛黃。

阿吉走了的話，我該怎麼辦？

聽著阿吉睡夢中的咳嗽聲，阿說偏過頭看他。那高瘦的背影一如既往，卻多了悲涼。兩人從青絲如墨走到白髮蒼蒼，終究迎來了生老病死。經歷過太多死亡，她以為她不會害怕，卻發現直到現在，她一想到阿吉或許撐不過下一秒，就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剩我一個人的話……

帶著淚水入夢，阿說在睡夢中彷彿聽見了誰在輕語：「陳蔡阿說實在是一個好命的查某人。」

握緊雙拳，她分明是想要反駁的，支吾半天卻說不出一個字。

在焦躁與慌亂中，阿說聞到了醫院刺鼻的藥水味，還有機器發出的刺耳叫聲。